

爸爸,你好吗?
这几天我和杨柏伟、汤惟杰两位老师在整理你的回忆录和文集,准备正式出版。

爸爸,从我有记忆开始,你就是和书、书桌在一起的。你生命中的每一天,都是由中国文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。你被商务印书馆称为历史上“译书最多,贡献最大”的一位译者,而你总是不以为然,一笑而过。

爸爸,半个世纪过去了,每当回想我的小时候,眼前的一幕幕像在演电影……有一天,来了一群红卫兵,在家里院子里翻箱倒柜……后来香山路整条街都贴满大字报,你和妈妈被救护车送到医院

里……再后来妈妈不在电台当播音员了,进了一所中学当老师,我进了仪表局工厂当学徒,你则被街道派到一个漂染厂里扛布包。所谓扛布包就是工厂流水线最后的检验工序,目测布匹的质量和丈量布匹数量后,敲上印,再将成匹的布扛到仓库存库。你经常整晚都睡不着觉,你的体重只有110斤,每天要扛的布包总量是你体重的几十倍!祖母和妈妈都非常担心你的身体,而你总是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。你说你们怎么不想想,发工资那天我可以one two three地数几张钞票,那有多好!

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

——怀念爸爸朱曾汶
朱宁

有一天,全家人等你回家等到八点,妈妈不由得焦急起来。终于等到你回家,我和妈妈祖母同时都迎上去,你气喘吁吁地说没有事体没有事体的,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一个布包,又打开一个纸包,啊,里面是几个还冒着热气的生煎馒头!你说,这是流水线上的一位老工人的老伴做的,平日里也就这位老工人和你说说话。那天下班以后他一定要你跟他回到打浦桥的家里,逼着你在他们家吃了几个生煎馒头,又硬

在上海滩的故事里的。乃珊经常来我家,和你一谈就是一下午。乃珊参加了你和妈妈的钻石婚庆典,为你献唱了她和先生的“处女唱”。那晚分手,你们说好,起码要一个月见一次面!你说你提供最好的咖啡,乃珊只要提供准时到场就可以了。但是绝对没有想到,乃珊就此病倒了,你们一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,电话那头乃珊的笑声依然清脆、依然鼓舞人心!后来当你得知乃珊

竟然是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由她口述、严先生执笔,你感慨万分,立刻把满腔祝福化成一篇文章《程乃珊,真来赛》,从心里喊出:乃珊啊,你要挺住啊!实在没有想到,这一篇文章没有来得及编辑进你的“九十华诞文集”里,乃珊已经先离我们而去!

2014年12月22日,冬至,你走了,就像平日冬里睡着那样,我们不忍心叫醒你……爸爸,我们为你举行了一次送别会,那么多亲朋好友都来了,都说想再看看你。你的忘年交赵丽宏说:“朱先生那么安详,他没有留下任何遗憾……”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杨柏伟说:“没有哀乐、没有黑纱、有音乐,有咖啡,这是一次特殊的聚会……”台湾大学的洪教授为你带来的音乐,一直回响在整个会场、回响在你的身边……“上海故事”的编导普郁说:“朱老师,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?你还没有

和我好好分享纪录片《生死恋歌》成功的喜悦,还没有吃上一口你答应再给我吃的咖喱鸡饭……”你的干女儿清慧从北京赶到上海,她说:“爸爸,我要再抱抱你,抱抱你……”你的主治医生陆洁与李瑾说:“我以为我们可以再次目睹一个奇迹的发生,事实上,我们全体医务者已经目睹了奇迹的发生……”妈妈说:“我怎么就没有同意他在医院里喝一杯他这辈子最喜爱的咖啡呢?”直到今天,每天早晨,妈妈都会像以往那样,给你的案头送上一杯咖啡……爸爸,你的干儿子家辰把整个过程都录制下来了。

爸爸,别着急,我们正在做你来不及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正在自家的小花园里,一边呼吸着春天的气息,一边观赏着你亲手栽的月季、茶花,还有长得翠绿的冬青。爸爸,我懂的,我心领神会,我没有在最后的日子里带你回家看看,但是今后这个小花园就是你的家,你每天离我们那么近!

爸爸,我一直在想,拿什么比喻你。大山?不像,我们之间没有那么高不可攀。大海?不像,你并没有那么深邃莫测。现在终于想到了,其实你就像一块巧克力。巧克力需要上好的原料、精湛的工艺,更需要百般历练。你的人生,就像是一块巧克力!



掌勺师傅神色木然,淡淡地瞥了我一眼,继续专心搅和那锅高汤。实在说不上是他情绪不好,还是单纯看我不顺眼,对我细声问座、闻香赞赏等等讨好献媚的模样视若无睹。

餐牌、碗、筷、杯具,铿锵有声且精确无比地扔到面前褪了色的塑料桌子上,年纪一把,肤色暗沉,身着白衬衫黑长裤,足踩蓝面白底拖鞋的老伙计,用腰际别着的小白巾抹了把手,让我一时怀疑是否餐具不洁。只见他,左手从后裤头掏出填单,右手从胸前抽支圆珠笔,笔杆敲打填单嗒嗒有声。

我祖籍安徽,生在台湾,骨子里却是个“老广”。因为从小把我带大的保姆家是殷实的广东人,吃得营养又讲究。直到上小学,日子都在密实的奶茶、喷香的煲仔、醇厚的煲汤与浓郁的甜品间度过。

成长的时光是台湾经济起飞、股市奔腾、百业蓬勃的年代,但在那个人人追逐功名成就、五子登科的二十多年间,三餐却难尝到让人踏实的滋味。菜单里浮夸炫耀的新品取代了传统保守的菜式,餐厅内前卫强势的装潢取代了经典老派的布置,食材里山海珍馐取代了禽畜五谷。从拖鞋短裤的街边小食到衣香鬓影的食肆酒宴,从燕京菜系到岭南风味,大多变了一个样。

眼前的云吞放在一个巴掌大小的蓝白花碗里,除了散发淡淡金黄色的细致面条与清澄的高汤,见不到别的。对面桌子几个伴着昂贵高档包的观光客,正评论这小店性价比不高,隔壁桌的日本客则坚守传统,一边吃得唏哩哗啦,一边依哟啊呀地发出赞叹。

夹起面条,一小口的柔韧弹滑在嘴里释放。没有寻常香港面条的碱水味,老店坚持用手工打制的鸡蛋竹筴面带着细腻的面香,更衬出汤头的鲜甜厚味。细嚼慢咽,我提醒自己。用汤匙压下面条,喝了口汤,让饱满的金黄色在舌尖绽放,噙口长气,让那股鲜香润泽、层次分明的温暖缓缓浇灌胸膛。那是用大地鱼、虾子、鸡骨、火腿、干贝和章鱼混合的汤汁,品尝后,好似融雪的春阳、旱地上的甘霖。

吃了面,喝了汤,此时被遮盖在面条下饱满的鲜虾云吞浮了出来。霜白细致的云吞皮内裹着粉色弹牙的大虾,对应着金黄色的面条与澄澈的汤底,这不仅仅是碗几十元港币的云吞面,摄入身心的还是传统中国的雅致细腻与浑然大气。

自己不能算是吃家,凭着童年烙印的味蕾,与南来北往匆匆寰宇的一点印象,我相信,食物的灵魂与文化的灵魂是无比深刻地牵绊彼此。对于食材的要求,对于做工的讲究,对于食物呈现的层次与形态,每一个步骤,每一道程序,每一个安排,都可以清楚地追溯到一个文明的过去,都可以看见一个民族的

的未来。付完账,见到掌勺师傅正把一撮切得极细的葱花撒上一盘虾子捞面,动作熟练流畅,精准潇洒。看着他满面的皱纹与长年弯身而略显迟钝的移步,四下望去,整间店没瞧见一个年轻的后继者,不禁有点儿心酸,悄悄地向他鞠了个躬,正要转身,却见他抬头,微笑对我一声:“好走啊!”

痛,那些孤独的茅茅针和覆盆子在一年一年的春风中渐渐老去,有的覆盆子果实长得饱满红润,一直在枝头等着孩子们的采摘,可惜到最后还是被蛇虫百脚吃掉。

中国茶
桌子上放着一听茶叶,上面写着“中国茶”的字样。茶叶已经喝光,但是这个铁皮盒子我一直没有舍得扔掉。或许只是因为罐子上头那三个略有古意

的康熙字体让我不舍,或许是因为——我看到太多这样的盒子被用完后丢弃而感到不舍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饼干盒子,我曾那个饼干盒子当收纳盒,藏了许多小玩意儿,直到那马口铁皮都长出锈斑,我仍不舍得扔,我怀念那敬时惜物的物质贫乏日子。

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,更让人思考,我们该怎样和这个世界相处。释)里这么写道:“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,在文本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读书会的更深层面不只是关于书本内容的交流,更应是一个让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丰富、全面、多角度化的过程。

记得去年的《纽约时报》发布过一则警示,大意是说文化的日益碎片化让我们产生一种本能的失落感。好在,上海这座大城市的文化生态正在复苏,形形色色的读书会像是一张人们借助消息工具所编织出的、灵动的交流之网……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一篇《共同的乐事》。

读书会里故事多



华灯初上 (中国画) 赵澄粟

唐朝有一个张公艺,九世同堂,美名远扬,传到皇上耳中。唐高宗赞他治家有道,问其道,他写了一百个“忍”字,递给皇帝。

好一个“忍”字。论大处,小不忍则乱大谋;论小处,小不忍则乱家庭。在人心浮躁压力山大的今天,对鸡毛蒜皮之事不能忍让,造成的夫妻反目、妻离子散的悲剧还少吗?无名火一起,顷刻间摧毁十几年、几十年的亲情。可见忍让多么重要。

忍让,要有度量,民间传诵的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,既形象又确切。张公艺就有这样的度量,是我们后人的楷模。一家人聚在一起,有些摩擦是难免的,老的要爱护小的,幼的要尊敬老的,切忌斤斤计较,意气用事。气头忍一忍、让一让,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彩虹总在风雨后,道理就这么简单。

忍让,要讲平等。同是一家人,性格有差异,学问有深浅,地位有高低,收入有多寡。但人格与尊严是平等的,不存在贵贱之分。假如做官的、当老板的,在外面威风八面,呼风唤雨,回家后仍然一副官腔,一副阔老的派头,这人不配享受天伦之乐。

我的一位同学,身为将军,在家一切听从夫人指挥,家务做个不停。有个同学笑他是典型的怕老婆,在外是将军,在家是奴隶。他风趣地说:“没错,在单位我是一把手,在家里我是末把手,在外管人家,在家受人管,天公地道,这

学会忍让

施新土

一家人好似天上飘下的雪花,落地后结成冰化成水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紧紧融合在一起,从此永不分离,这就是缘分。

忍让,要讲技巧。说话要看场合,动脑子,幽默一点更好。俗话说,一句话可以使人跳,亦可以让人笑,其奥秘全在这里。

苏格拉底之妻娜蒂帕,是远近闻名的悍妇,常作河东狮吼,苏格拉底只好出门,刚走到门口,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,正淋在他的头上,苏格拉底摇摇头说:“我早已料到,雷电之后必有滂沱大雨。”

怕老婆有福,不是吗?你看,苏格拉底因家上不得安静看书,只好天天到市辩论,乃开“旅行哲学家”的先河,如此看来,苏太太确实功不可没。

叫平衡,或叫公平。”

忍让,要有爱心。得到家人的温暖和关爱,理应付出更多去爱家人,这才是正确的人生。

乡下的田野边上,穿花衣服的小孩子穿梭着。他们都在采集茅茅针。一根一根地拔起来,攥在手里。这些小小的茅茅针,轻轻剥开它的外衣,里面

露出鲜嫩的花序,放进嘴巴里嚼上一嚼,甜甜的,糯糯的,还有一丝清香。村里的老人说,吃多了会流鼻血的,孩子们并没有听从劝告,照旧吃得很快。

等到茅茅针老了,覆盆子就红了。这时候,孩子们又有了新的奔头,往那些充满细刺的覆盆子进发。有时候,摘得过多

快,鲜嫩的皮肤会割出一道道口子,孩子们倒是不害怕。有的孩子手上拿不起,会找来一根细茎的小草,往小草身上串起来,一会儿的时间,那根小草就被染成了“一串红”了。那鲜红的覆盆子放到嘴巴里,入口即化,甜到了心里面。城里的孩子说,这比城里的草莓要好吃很多。他们叫它做野草莓。

茅茅针和覆盆子 (外一章)

赵玉龙

露出鲜嫩的花序,放进嘴巴里嚼上一嚼,甜甜的,糯糯的,还有一丝清香。村里的老人说,吃多了会流鼻血的,孩子们并没有听从劝告,照旧吃得很快。

等到茅茅针老了,覆盆子就红了。这时候,孩子们又有了新的奔头,往那些充满细刺的覆盆子进发。有时候,摘得过多

本”的大概念亦能作为一次活动的命题。2014年7月,高安路季风水园上演了一场导演伯格曼的《婚姻场景》剧本朗读会,我领略到了朗读者的素质,他们所营造出的氛围全然不亚于真的电影场景。若扯开去,豆瓣里著名的“自然笔记”小组常会在北京的书店办所谓的“自然阅读”或“自然茶聊”,围绕着动植物、矿石、地理等话题谈开,参与人数也许不多,但其家庭一般温和舒适的氛围,让大家都赞不绝口。他们还记录活动笔记,坚持了几十期。

线上线下,因文相连

詹湛

意大利作家艾柯的《诠释与过度诠释》

爱好者的可畅所欲言。作家哈金曾经感慨为什么出不了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,按照他的观察,世界性的作家们一起在探讨人性与整个大陆的命运如何联系起来,而中国作家往往止步于“生活的改善、坐飞机的旅行和人际关系的比较”。过去,我会抱怨这样的评断过于刻薄,但有了读书会的几次经历后,便坚信了中国高校内这种“不设围墙”的学习模式,将是孕育出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土壤。

其实,在更宽广的定义里,读书会可以不只以“书”为核心,“文

释)里这么写道:“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,在文本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读书会的更深层面不只是关于书本内容的交流,更应是一个让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丰富、全面、多角度化的过程。

记得去年的《纽约时报》发布过一则警示,大意是说文化的日益碎片化让我们产生一种本能的失落感。好在,上海这座大城市的文化生态正在复苏,形形色色的读书会像是一张人们借助消息工具所编织出的、灵动的交流之网……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一篇《共同的乐事》。

读书会里故事多

我是豆瓣的老用户。我常按着其所提供的活动信息按图索骥,去上海的一个个角落看展览,听讲座,参加读书会,无意间充实、快乐了许多。

读书会既可以是讲座式的,又可以是圆桌式的。笔者在复旦大学参加过的两场就很有趣:法语译者袁筱一老师那次谈“译者的冲动与尴尬”,时而朗读一段勒克莱齐奥的法文原作,时而朗读一些自己的译本,很像是大学的授课,让我这个毕业多年的学生有了浓浓的怀旧情;2014年4月,复旦中文系由戴从容教授主持,邀请了中英四位诗人(包括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杨炼)参与了一场“中英诗歌互译”讨论,则完全是各抒己见的形式,学生、老师、校外

爱好者的可畅所欲言。作家哈金曾经感慨为什么出不了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,按照他的观察,世界性的作家们一起在探讨人性与整个大陆的命运如何联系起来,而中国作家往往止步于“生活的改善、坐飞机的旅行和人际关系的比较”。过去,我会抱怨这样的评断过于刻薄,但有了读书会的几次经历后,便坚信了中国高校内这种“不设围墙”的学习模式,将是孕育出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土壤。

其实,在更宽广的定义里,读书会可以不只以“书”为核心,“文

爱好者的可畅所欲言。作家哈金曾经感慨为什么出不了“伟大的中国小说”,按照他的观察,世界性的作家们一起在探讨人性与整个大陆的命运如何联系起来,而中国作家往往止步于“生活的改善、坐飞机的旅行和人际关系的比较”。过去,我会抱怨这样的评断过于刻薄,但有了读书会的几次经历后,便坚信了中国高校内这种“不设围墙”的学习模式,将是孕育出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土壤。

其实,在更宽广的定义里,读书会可以不只以“书”为核心,“文